



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

# 悲惨世界

(中)

〔法〕雨 果 著

李 丹 方 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第五卷 无声的狗群黑夜搜索

### — 曲线战略

有一点得在此说明一下，这对我们即将读到的若干页以及今后还会遇到的若干页都是必要的。

本书的作者——很抱歉，不能不谈到他本人——离开巴黎，已经多年<sup>①</sup>。自从他离开以后，巴黎的面貌改变了。这个新型城市，在某些方面，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用不着说他爱巴黎，巴黎是他精神方面的故乡。由于多方面的拆除和重建，他青年时期的巴黎，他以虔敬的心情保存在记忆中的那个巴黎，现在只是旧时的巴黎了。请允许他谈那旧时的巴黎，好像它现在仍然存在一样。作者即将引着读者到某处，说“在某条街上有某所房子”，而今天在那里却可能既没有房子也没有街了。读者不妨勘查，假使不嫌麻烦的话。至于他，他不认识新巴黎，出现在他眼前的只是旧巴黎，他怀着他所珍惜的幻象而加以叙述。梦想当年在国内看见的事物，现在还有些存留下来并没有完全消失，这对他来说是件快意的事。当人们在祖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时，心里总存着一种幻想，以为那些街道和自己无关，这些窗子、这些屋顶、这些门，都和自己不相干，这些墙壁也和自己没有关系，这些树木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树木，自己从来不进去的房屋对自己也都是无足轻重的，脚底下踩着的石块路面只不过是些石块而已。可是，日后一旦离开了祖国，你就会感到你是多么惦记那些街道，多么怀念那些屋顶、窗子和门，你会感到那些墙壁对你是不可少的，那些树木是你热爱的朋友，你也会认识到你从来不进去的那些房屋却是

---

<sup>①</sup> 作者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因反对拿破仑第三发动的政变，被迫离开法国，直到一八七〇年九月拿破仑第三垮台后才回国。本书发表于一八六二年。

你现在每天都神游的地方，在那些铺路的石块上，你也曾留下了你的肝胆、你的血和你的心。那一切地方，你现在见不到了，也许永远不会再见到了，可是你还记得它们的形象，你会觉得它们妩媚到使你心痛，它们会像幽灵一样忧伤地显现在你的眼前，使你如同见到了圣地，那一切地方，正可以说是法兰西的本来面目，而你热爱它们，不时回想它们的真面目，它们旧时的真面目，并且你在这上面固执己见，不甘心任何改变，因为你眷念祖国的面貌，正如眷念慈母的音容。

因此，请容许我们面对现在谈过去，这一层交代清楚以后，还得请读者牢记在心。现在我们继续谈下去。

冉阿让立即离开大路，转进小街，尽可能走着曲折的路线，有时甚至突然折回头，看是否有人跟他。

这种行动是被困的麋鹿专爱采用的。这种行动有多种好处，其中的一种便是在可以留下迹印的地方让倒着走的蹄痕把猎人和猎狗引入歧路。这在狩猎中叫做“假遁”。

那天的月亮正圆。冉阿让并不因此感到不便。当时月亮离地平线还很近，在街道上划出了大块的阴面和阳面。冉阿让可以隐在阴暗的一边，顺着房屋和墙壁朝前走，同时窥伺着明亮的一面。他也许没有充分估计到阴暗的一面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过，他料想在波利弗街附近一带的胡同里，一定不会有人在他后面跟着。

珂赛特只走不问，她生命中最初六年的痛苦已使她的性情变得有些被动了。而且，这一特点，我们今后还会不止一次地要提到，在不知不觉中她早已对这老人的独特行为和自己命运中的离奇变幻习惯了。此外，她觉得和他在一道总是安全的。

珂赛特固然不知道他们要去什么地方，冉阿让也未必知道，他把自己交给了上帝，正如她把自己交给了他。他觉得他也一样牵着一个比他伟大的人的手，他仿佛觉得有个无影无踪的主宰在引导他。除此以外，他没有一点固定的主意，毫无打算，毫无计划。他甚至不能十分确定那究竟是不是沙威，并且即使是沙威，沙威也不一定就知道他是冉阿让。他不是已经改了装吗？人家不是早以为他死了吗？可是最近几天来发生的事却变得有些奇怪。他不能再观望了。他决计不再回戈尔博老屋。好像一头从窠里被撵出来的野兽一样，他得

先找一个洞暂时躲躲，以后再慢慢地找个安身之处。

冉阿让在穆夫达区神出鬼没好像左弯右拐地绕了好几个圈子，当时区上的居民都已入睡，他们好像还在遵守中世纪的规定，受着宵禁的管制，他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把税吏街和刨花街、圣维克多木杵街和隐士井街配合起来，施展了巧妙的战略。这一带原有一些供人租用的房舍，但是他甚至进都不进去，因为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其实，他深信即使万一有人要找他的踪迹，也早已迷失方向了。

圣艾蒂安·德·蒙礼拜堂敲十一点钟时，他正从蓬图瓦兹街十四号警察哨所门前走过。不大一会儿，出自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本能，他又转身折回来。这时，他看见有三个紧跟着他的人，在街边黑暗的一面，一个接着一个，从哨所的路灯下面走过，灯光把他们照得清清楚楚。那三个人中的一个走到哨所的甬道里去了。领头走的那个人的神气十分可疑。

“来，孩子。”他对珂赛特说，同时他赶忙离开了蓬图瓦兹街。

他兜了一圈，转过长老通道，胡同口上的门因时间已晚早已关了，大步穿过了木剑街和弩弓街，走进了驿站街。

那地方有个十字路口，便是今天罗兰学校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圣热纳维埃夫新街分岔的地方。

（不用说，圣热纳维埃夫新街是条老街，驿站街在每十年中也看不见有辆邮车走过。驿站街在十三世纪时是陶器工人居住的地方，它的真名是瓦罐街。）

月光正把那十字路口照得雪亮。冉阿让隐在一个门洞里，心里打算，那几个人如果还跟着他，就一定会在月光中穿过，他便不会看不清楚。

果然，还不到三分钟，那几个人又出现了。他们现在是四个人，个个都是高大个儿，穿着棕色长大衣，戴着圆边帽，手里拿着粗棍棒。不单是他们的高身材和大拳头使人见了不安，连他们在黑暗中的那种行动也是怪阴森的，看去就像是四个变成士绅的鬼物。

他们走到十字路口中央，停下来，聚拢在一起，仿佛在交换意见。其中有一个像是他们的首领，回转头来，坚决伸出右手，指着冉阿让所在的方向，另一个又好像带着固执的神气指着相反的方向。正当



第一个回转头时，月光正照着他的脸，冉阿让看得清清楚楚，那确是沙威。

## 二 幸而奥斯特里茨桥上正在行车

冉阿让不再怀疑了，幸而那几个人还在犹豫不决，他便利用他们的迟疑，这对他们来说是浪费了时间，对他来说却是争取到了时间。他从藏身的门洞里走出来转进驿站街，朝着植物园一带走去。珂赛特开始感到累了。他把她抱在胳膊上。路上没有一个行人，路灯也没有点上，因为有月亮。

他两步当一步地往前走。

几下子，他便跨到了哥伯雷陶器店，月光正把店门外墙上的几行旧式广告照得清晰可读：

祖传老店哥伯雷，  
水罐水壶请来买，  
还有花盆，瓦管以及砖，  
凭心出卖红方块<sup>①</sup>。

他跨过钥匙街，然后圣维克多喷泉，顺着植物园旁边的下坡路走到了河沿。到了那里，他再回头望。河沿上是空的。街上也是空的。没有人跟来。他喘了口气。

他到了奥斯特里茨桥。

当时过桥还得付过桥税。

他走到收税处，付了一个苏。

“得付两个苏，”守桥的伤兵说，“您还抱着一个自己能走的孩子。得付两个人的钱。”

他照付了钱，想到别人也许可以从这里发现他过了桥，心里有些嘀咕。逃窜总应当不留痕迹。

---

<sup>①</sup> 心和红方块，指纸牌上的两种花色。

恰巧有一辆大车，和他一样，要在那时过桥到塞纳河的右岸去。这对他是有利的。他可以隐在大车的影子里一同过去。

快到桥的中段，珂赛特的脚麻了，要下来走。他把她放在地上，牵着她的手。

过桥以后，他发现在他前面稍稍偏右的地方有几处工场，他便往那里走去。必须冒险在月光下穿过一片相当宽的空地才能到达。他不迟疑。搜索他的那几个人显然迷失方向了，冉阿让自以为脱离了危险。追，尽管追，跟，却没跟上。

在两处有围墙的工场中间出现一条小街，这就是圣安东尼绿径街。那条街又窄又暗，仿佛是特意为他修的。在进街口以前，他又往后望了一眼。

从他当时所在的地方望去，可以望见奥斯特里茨桥的整个桥身。有四个人影刚刚走上桥头。

那些人影背着植物园，正向右岸走来。

这四个影子，便是那四个人了。

冉阿让浑身寒毛直竖，像是一头重入罗网的野兽。

他还存有一线希望，他刚才牵着珂赛特在月光下穿过这一大片空地的时候，那几个人也许还没有上桥，也就不至于看见他。

既是这样，就走进那小街，要是他能到那些工场、洼地、园圃、旷地，他就有救了。

他仿佛觉得可以把自己托付给那条静悄悄的小街。他走进去了。

### 三 看看一七二七年的巴黎市区图

走了三百步后他到了一个岔路口。街道在这里分作两条，一条斜向左边，一条向右。摆在冉阿让面前的仿佛是个Y字的两股叉。选哪一股好呢？

他毫不踌躇，向右走。

为什么？

因为左边去城郊，就是说，去有人住的地方；右边去乡间，就是说，去荒野的地方。

可是他已不像先头那样走得飞快了。珂赛特的脚步拖住了冉阿让的脚步。

他又抱起她来。珂赛特把头靠在老人肩上，一声也不响。

他不时回头望望。他一直留心靠着街边阴暗的一面。他背后的街是直的。他回头看了两三次，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声音全没有，他继续往前走，心里稍微宽了些。忽然，他往后望时，又仿佛看见在他刚刚走过的那段街上，在远处，黑影里，有东西在动。

他现在不是走而是往前奔了，一心只想能有一条侧巷，从那儿逃走，再次脱险。

他撞见一堵墙。

那墙并不挡住去路，冉阿让现在所走的这条街，通到一条横巷，那是横巷旁边的围墙。

到了那里，又得打主意，朝右走，或是朝左。

他向右边望去。巷子两旁有一些敞棚和仓库之类的建筑物，它像一条盲肠似的伸展出去，无路可通。可以清晰地望见巷底，有一堵高粉墙。

他向左望。这边的胡同是通的，而且，在相隔二百来步的地方，便接上另一条街。这一边才是生路。

冉阿让正要转向左边，打算逃到他隐约看到的巷底的那条街上去，他忽然发现在巷口和他要去的那条街相接的拐角上，有个黑魆魆的人形，立着不动。

那确是一个人，明明是刚才派来守在巷口挡住去路的。

冉阿让赶忙往后退。

他当时所在地处于圣安东尼郊区和拉白区之间，巴黎的这一带也是被新建工程彻底改变了的，这种改变，有些人称为丑化，也有些人称为改观。园圃，工场、旧建筑物全取消了。今天在这一带是全新的大街、竞技场、马戏场、跑马场、火车起点站、一所名为马扎斯的监狱，足见进步不离刑罚。

冉阿让当时到达的地方在半个世纪以前，叫做小比克布斯，这名



称完全出自传统的民族常用语，正如这种常用语一定要把学院称为“四国”，喜歌剧院称为“费多”一样。圣雅克门、巴黎门、中士便门、波舍隆、加利奥特、则肋斯定、嘉布遣、玛依、布尔白、克拉科夫树、小波兰、小比克布斯，这些全是旧巴黎替新巴黎遗留下来的名称。对这些残存的事物人民一直念念不忘。

小比克布斯从来就是一个区的雏形，存在的年代也不长，它差不多有着西班牙城市那种古朴的外貌。路上多半没有铺石块，街上多半没有盖房屋。除了我们即将谈到的两三条街道外，四处全是墙和旷野。没有一家店铺，没有一辆车子，只偶然有点烛光从几处窗口透出来，十点过后，所有的灯火全灭了。全是些园圃、修院、工场、洼地，有几所少见的矮屋以及和房子一样高的墙。

这个区在前一世纪的形象便是这样的。革命曾替它带来不少灾难，共和时期的建设局把它毁坏，洞穿，打窟窿。残砖破瓦，处处堆积。这个区在三十年前已被新建筑所淹没。今天已一笔勾销了。

小比克布斯，在现在的市区图上已毫无影踪，可是位于巴黎圣雅克街上正对着石膏街的德尼·蒂埃里书店和位于里昂普律丹斯广场针线街上的让·吉兰书店在一七二七年印行的市区图上却标志得相当清楚。小比克布斯有我们刚才说过的像“Y”字形的街道，“Y”字下半的一竖，是圣安东尼绿径街，它分为左右两支，左支是比克布斯小街，右支是波隆梭街。这“Y”字的两个尖又好像是由一横连接起来的。这一横叫直壁街。波隆梭街通到直壁街为止，比克布斯小街却穿过直壁街以后，还上坡通到勒努瓦市场。从塞纳河走来的人，走到波隆梭街的尽头，向他左边转个九十度的急弯，便到了直壁街，在他面前的是沿着这条街的墙，在他右边的是直壁街的街尾，不通别处，叫做让洛死胡同。

冉阿让当时正是到了这地方。

正如我们先头所说的，他望见有一个黑影把守在直壁街和比克布斯小街的转角处，便往后退。毫无疑问，他已成了那鬼影窥伺的对象。

怎么办？

已经来不及退回去了。他先头望见的远远地在他背后黑影里移

动的，一定就是沙威和他的队伍。沙威很可能是在这条街的口上，冉阿让则是在这条街的尾上。从所有已知迹象方面看，沙威是熟悉这一小块地方复杂的地形的，他已有了准备，派了他手下的一个人去守住了出口。这种猜测，完全符合事实，于是在冉阿让痛苦的头脑里，像一把在急风中飞散的灰沙，把他搅得心慌意乱。他仔细看了看让洛死胡同，这儿，无路可通，又仔细看了看比克布斯小街，这儿，有人把守。他望见那黑魆魆的人影出现在月光雪亮的街口上。朝前走吧，一定落在那个人的手里。向后退吧，又会和沙威撞个满怀。冉阿让感到自己已经陷在一个越收越紧的罗网里了。他怀着失望的心情望着天空。

#### 四 寻找出路

为了懂得下面即将叙述的事，必须正确认识直壁胡同的情况，尤其是当我们走出波隆梭街转进直壁胡同时留在我们左边的这只角。沿着直壁胡同右边直到比克布斯小街，一路上几乎全是一些外表看来贫苦的房子；靠左一面，却只有一栋房屋，那房屋的式样比较严肃，是由好几部分组成的，它高一层或高两层地逐渐向比克布斯小街方面高上去，因此那栋房屋，在靠比克布斯小街一面，非常高，而在靠波隆梭街一面却相当矮。在我们先头提到过的那个转角地方，更是低到只有一道墙了。这道墙并不和波隆梭街构成一个四正四方的角，而是形成一道墙身厚度减薄了的斜壁，这道斜壁在它左右两角的掩护下，无论是站在波隆梭街方面的人或是站在直壁胡同方面的人都望不见。

和这斜壁两角相连的墙，在波隆梭街方面，一直延伸到第四十九号房屋，而在直壁街一面——这面短多了——直抵先头提到过的那所黑暗楼房的山尖，并和山尖构成一个新凹角。那山尖的形状也是阴森森的，墙上只有一道窗子，应当说，只有两块板窗，板上钉了铁皮，并且是永远关着的。

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关于地形的描写和实际情况完全吻合，一定

能在曾经住过这一带的人的心中唤起极精确的回忆。

斜壁的面上完全被一种东西遮满了，看起来仿佛是一道又高又大丑陋不堪的门。其实只是一些胡乱拼凑起来直钉在壁面上的一条一条木板，上面的板比较宽，下面的比较窄，又用些长条铁皮横钉在板上，把它们联系起来。旁边有一道大车门，大小和普通的大车门一样，从外形看，那道门的年龄大致不出五十年。

一棵菩提树的枝桠从斜壁的顶上伸出来，靠波隆梭街一面的墙上盖满了常春藤。

冉阿让正在走投无路时看见了那所楼房，冷清清，仿佛里面没有人住似的，便想从那里找出路。他赶忙用眼睛打量了一遍。心里盘算，如果能钻到这里面去，也许有救。他先有了一个主意和一线希望。

楼房的后窗有一部分临直壁街，在这部分中的一段，每层楼上的每个窗口，都装有旧铅皮漏斗。从一根总管分出的各种不同排水管连接在各个漏斗上，好像是画在后墙上面的一棵树。这些分支管，曲曲折折，也好像是一棵盘附在庄屋后墙上的枯葡萄藤。

那种奇形怪状由铅皮管和铁管构成的枝桠最先引起冉阿让的注意。他让珂赛特靠着一块石碑坐下，嘱咐她不要作声，再跑到水管和街道相接的地方。也许有办法从这儿翻到楼房里去。可是水管已经烂了，不中用，和墙上的联系也极不牢固。况且那所冷清清的房屋的每个窗口，连顶楼也计算在内，全都装了粗铁条。月光也正照着这一面，守在街口上的那个人可能会看见冉阿让翻墙。并且，珂赛特又怎么办？怎么把她弄上四层楼？

他放弃了爬水管的念头，趴在地上，沿着墙根，又回到了波隆梭街。

他回到珂赛特原先所在的斜壁下面后，发现这地方是别人瞧不见的。我们先头说过，他在这地方，可以逃过从任何一面来的视线，并且是藏在黑影里。再说还有两道门。也许撬得开呢。在见到菩提树和常春藤的那道墙里，显然是个园子，尽管树上还没有树叶，他至少可以在园里躲过下半夜。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他得赶紧行动。

他推推那道大车门，一下便察觉到它内外两面都被钉得严严实实。

他怀着较大的希望去推那道大门。它已经破敝不堪，再加又高又阔，因而更不牢固，木板是腐朽的，长条铁皮只有三条，也全锈了。在这蛀坏了的木壁上穿个洞也许还能办到。

仔细看了以后，他才知道那并不是门。它既没有门斗，也没有铰链，既没有锁，中间也没有缝。一些长条铁皮胡乱横钉在上面，彼此并不连贯。从木板的裂缝里，他隐隐约约看见三合土里的石碴和石块，十年前走过这地方的人也还能看到。他大失所望，不能不承认那外表像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所房子背面的护墙板。撬开板子并不难，可是板子后面还有墙。

## 五 有了煤气灯便不可能有这回事

这时，从远处开始传出一种低沉而有节奏的声音。冉阿让冒险从墙角探出头来望了一眼。七八个大兵，排着队，正走进波隆梭街口。他能望见枪刺闪光，他们正朝着他这方面走来。

他望见沙威的高大个子走在前面，领着那队兵慢慢地审慎地前进。他们时常停下来。很明显，他们是在搜查每一个墙角，每一个门洞和每一条小道。

毫无疑问，那是沙威在路上碰到临时调来的一个巡逻队。

沙威的两个助手也夹在他们的队伍中一道走。

从他们的行进速度和一路上的停留计算起来，还得一刻来钟才能到达冉阿让所在的地方。这是一发千钧之际，冉阿让身临绝地，他生平这是第三次，不出几分钟他又得完了，并且这不只是苦役牢的问题，珂赛特也将从此被断送，这就是说她今后将和孤魂野鬼一样漂泊无依了。

这时只有一件事是可行的。

冉阿让有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可以说他身上有个褡裢，一头装着圣人的思想，一头装着囚犯的技巧。他可以斟酌情形，两头选择。

他从前在土伦的苦役牢里多次越狱的岁月中，除了其他一些本领以外还学会了一种绝技，他而且还是这绝技中首屈一指的能手，我们记得，他能不用梯子，不用踏脚，全凭自己肌肉的力量，用后颈、肩头、臀、膝在石块上偶有的一些棱角上稍稍撑持一下，便可在必要时，从两堵墙连接处的直角里，一直升上六层楼。二十来年前，囚犯巴特莫尔便是用这种巧技从巴黎刑部监狱的院角上逃走的，至今人们望着那墙角也还要捏一把汗，院子的那个角落也因而出了名。

冉阿让用眼睛估量了那堵墙的高度，并看见有棵菩提树从墙头上伸出来。那墙约莫有十八尺高。它和大楼的山尖相接，形成一个凹角，角下的墙根部分砌了一个三角形的砖石堆，大致是因为这种墙角对于过路的人们太方便了，于是砌上一个斜堆，好让他们“自重远行”。这种防护墙角的填高工事在巴黎是相当普遍的。

那砖石堆有五尺来高。从堆顶到墙头的距离至多不过十四尺。墙头上铺了平石板，不带椽条。

伤脑筋的是珂赛特。珂赛特，她，不知道爬墙。丢了她吗？冉阿让决不作此想。背着她上去却又不可能。他得使出全身力气才能巧妙地自个儿直升上去。哪怕是一点点累赘，也会使他失去重心栽下来。

非得有一根绳子不可，冉阿让却没有带。在这波隆梭街，半夜里，到哪儿去找绳子呢？的确，在这关头，冉阿让假使有一个王国，他也会拿来换一根绳子的。

任何紧急关头都有它的闪光，有时叫我们眼瞎，有时又叫我们眼明。

冉阿让正在仓皇四顾时，忽然瞥见了让洛死胡同里那根路灯柱子。

当时巴黎的街道上一盏煤气灯也还没有。街上每隔一定距离只装上一盏回光灯，天快黑时便点上。那种路灯的上下是用一根绳子来牵引的，绳子由街这一面横到那一面，并且是安在柱子的槽里的。绕绳子的转盘关在灯下面的一只小铁盒里，钥匙由点灯工人保管，绳子在一定的高度内有一根金属管子保护着。

冉阿让拿出毅力来作生死搏斗，他一个箭步便窜过了街，进了死

胡同，用刀尖撬开了小铁盒的锁键，一会儿又回到了珂赛特的身边。他有了一根绳子。偷生人间的急中生智的人到了生死关头，总是眼明手快的。

我们已经说过，当天晚上，没有点路灯。让洛死胡同里的灯自然也 and 别处一样，是黑着的，甚至有人走过也不会注意到它已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

当时那种时辰，那种地方，那种黑暗，冉阿让的那种神色，他的那些怪举动，忽去忽来，这一切已叫珂赛特安静不下来了。要是别一个孩子早已大喊大叫起来。而她呢，只轻轻扯着冉阿让的大衣边。他们一直都越来越清楚地听着那巡逻队向他们走来的声音。

“爹，”她用极低的声音说，“我怕。是谁来了？”

“不要响！”那伤心人回答说，“是德纳第大娘。”

珂赛特吓了一跳。他又说道：

“不要说话。让我来。要是你叫，要是你哭，德纳第大娘会找来把你抓回去的。”

接着冉阿让，不慌不忙，有条有理，以简捷稳健准确的动作——尤其是在巡逻队和沙威随时都可以突然出现时，更不容许他一回事情两回做——解下自己的领带，绕过孩子的胳肢窝，松松结在她身上，留了意，不让她觉得太紧，又把领带结在绳子的一端，打了一个海员们所谓的燕子结，咬着绳子的另一头，脱下鞋袜，丢过墙头，跳上土堆，开始从两墙相会的角上往高处升，动作稳健踏实，好像他脚跟和肘弯都有一定的步法似的。不到半分钟，他已经跪在墙头上了。

珂赛特直望着他发呆，一声不响。冉阿让的叮嘱和德纳第这个名字早已使她麻木了。

她忽然听到冉阿让的声音向她轻轻喊道：

“把背靠在墙上。”

她背墙站好。

“不要响，不要怕。”冉阿让又说。

她觉得自己离了地，往上升。

她还来不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便已到了墙头上了。

冉阿让把她抱起，驮在背上，用左手握住她的两只小手，平伏在



墙头上，一径爬到那斜壁上面。正如他所猜测的一样，这里有一栋小屋，屋脊和那板墙相连，屋檐离地面颇近，屋顶的斜度相当平和，也接近菩提树。

这情况很有利，因为墙里的一面比临街的一面要高许多。冉阿让朝下望去，只见地面离他还很深。

他刚刚接触到屋顶的斜面，手还不曾离开墙脊，便听见一阵嘈杂的人声，巡逻队已经来到了。又听见沙威的嗓子，雷霆似的吼道：

“搜这死胡同！直壁街已经有人把守住了，比克布斯小街也把守住了。我准保他在这死胡同里。”

大兵们一齐冲进了让洛死胡同。

冉阿让扶着珂赛特，顺着屋顶滑下去，滑到那菩提树，又跳在地面上。也许是由于恐怖，也许是由于胆大，珂赛特一声也没出。她手上擦去了点皮。

## 六 哑谜的开始

冉阿让发现自己落在某种园子里，那园子的面积相当宽广，形象奇特，仿佛是一个供人冬夜观望的荒园。园地作长方形，底里有条小路，路旁有成行的大白桦树，墙角都有相当高的树丛，园子中间，有一棵极高的树孤立在一片宽敞的空地上，另外还有几株果树，枝干蜷曲散乱，好像是一大丛荆棘，又有几方菜地，一片瓜田，月亮正照着玻璃瓜罩，闪闪发光，还有一个蓄水坑。几条石凳分布在各处，凳上仿佛有黑苔痕。纵横的小道两旁栽有色暗枝挺的小树。道上半是杂草，半是苔藓。

冉阿让旁边有栋破屋，他正是从那破屋顶上滑下来的，另外还有一堆柴枝，柴枝后面有一个石刻人像，紧靠着墙，面部已经损坏，在黑暗中隐隐露出一个不成形的脸部。

破屋已经破烂不堪，几间房的门窗墙壁都坍塌了，其中一间里堆满了东西，仿佛是个堆废料的棚子。

那栋一面临直壁街一面临比克布斯小街的大楼房在朝园子的一

面,有两个交成曲尺形的正面。朝里的这两个正面,比朝外的两面显得更加阴惨。所有的窗口全装了铁条。一点灯光也望不见。楼上几层的窗口外面还装了通风罩,和监狱里的窗子一样。一个正面的影子正投射在另一个正面上,并像一块黑布似的,盖在园地上。

此外再望不见什么房屋。园子的尽头隐没在迷雾和夜色中了。不过迷蒙中还可以望见一些纵横交错的墙头,仿佛这园子外面也还有一些园子,也可以望见波隆梭街的一些矮屋顶。

不能想象比这园子更加荒旷更加幽僻的地方了。园里一个人也没有,这很简单,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但是这地方,即使是在中午,也不像是供人游玩的。

冉阿让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鞋子找回来穿上,再领着珂赛特到棚子里去。逃匿的人总以为自己躲藏的地方不够隐蔽。孩子也一直在想着德纳第大娘,和他一样凭着本能,尽量蜷伏起来。

珂赛特哆哆嗦嗦,紧靠在他身边。他们听到巡逻队搜索那死胡同和街道的一片嘈杂声,枪托撞着石头,沙威对着那些分途把守的密探们的叫喊,他又骂又说,说些什么,却一句也听不清。

一刻钟过后,那种风暴似的怒吼声渐渐远了。冉阿让屏住了呼吸。

他一直把一只手轻轻放在珂赛特的嘴上。

此外他当时所处的孤寂环境是那样异乎寻常的平静,以至在如此凶恶骇人近在咫尺的喧嚣中,也不曾受到丝毫惊扰。好像他左右的墙壁是用圣书中所说的那种哑石造成的。

忽然,在这静悄悄的环境中,响起了一种新的声音,一种来自天上、美妙到无可言喻的仙音,和先头听到的咆哮声恰成对比。那是从黑黢黢的万籁俱寂的深夜中传来的一阵颂主歌,一种由和声和祈祷交织成的天乐,是一些妇女的歌唱声,不过,从这种歌声里既可听出贞女们那种纯洁的嗓音,也可听出孩子们那种天真的嗓音,这不是人间的音乐,而像是一种初生婴儿继续在听而垂死的人已经听到的那种声音。歌声是从园中最高的那所大楼里传来的。正当魔鬼们的咆哮渐渐远去时,好像黑夜中飞来了天使们的合唱。

珂赛特和冉阿让一同跪了下来。

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可是他们俩，老人和孩子，忏悔者和无罪者，都感到应当跪下。

那阵声音还有这么一个特点：尽管有声，它还是使人感到那大楼像是空的。它仿佛是种从空楼里发出来的天外歌声。

冉阿让听着歌声，什么都不再想了。他望见的已经不是黑夜，而是一片青天。他觉得自己的心飘飘然振翅欲飞了。

歌声停止了。它也许曾延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过冉阿让说不清。人在出神时，从来就觉得时间过得快。

一切又归于沉寂。墙外墙里都毫无声息。令人发悸的和令人安心的声音全静下去了。墙头上几根枯草在风中发出轻微凄楚的声音。

## 七 再谈哑谜

晚风起了，这说明已到了早晨一两点钟左右。可怜的珂赛特一句话也不说。她倚在他身旁，坐在地上，头靠着他，冉阿让以为她睡着了。他低下头去望她。珂赛特的眼睛睁得滚圆，好像在担着心事，冉阿让见了，不禁一阵心酸。

她一直在发抖。

“你想睡吗？”冉阿让说。

“我冷。”她回答。

过一会，她又说：

“她还没有走吗？”

“谁？”冉阿让说。

“德纳第太太。”

冉阿让早已忘了他先头用来噤住珂赛特的方法。

“啊！”他说，“她已经走了。不用害怕。”

孩子叹了一口气，好像压在她胸口上的一块石头拿掉了。

地是潮的，棚子全敞着，风越来越冷了。老人脱下大衣裹着珂赛特。